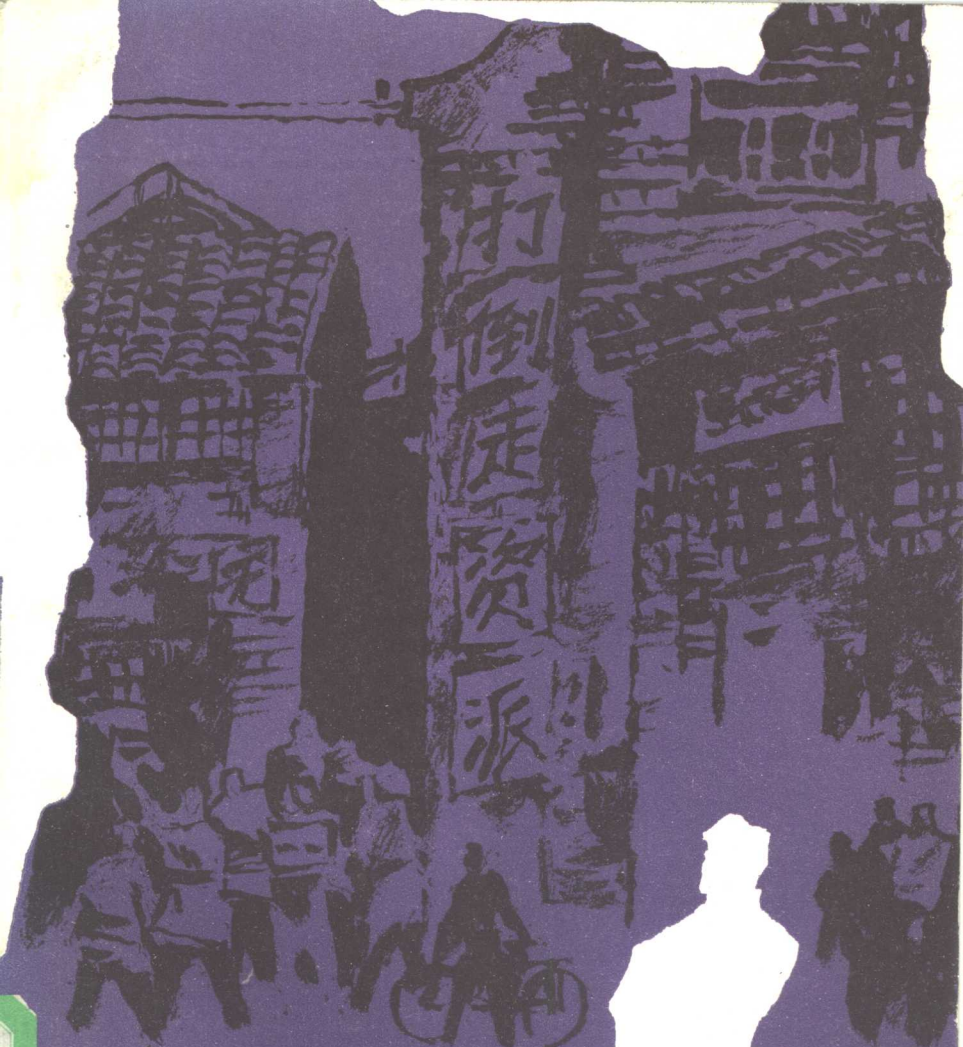




毛志成

我与小城告别



2 034 8691 3

我与小城告别

毛志成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六年·北京

内 容 说 明

一九六五年秋天，省报记者郑勘来到某小城，在这里，他经历了一系列光怪陆离的事件：时而，他被小城的“第一夫人”选为“乘龙快婿”，时而，又被市委书记定为“右倾分子”；时而，他被政治野心家视为心腹，时而，又变成造反派追捕的“杀人犯”……作品通过这个年轻记者所描述的曲折离奇的故事，真实地反映了文化大革命这场历史性悲剧是怎样起于“青萍之末”，又怎样递而浩荡于旷宇的。

小说广泛地囊括了社会各色成员：上至市委书记的族亲故友，下至普通市民、地痞流氓，还有作家、军人、高僧、侨医、花旦……刻画精细，描绘真切，思想内含丰富，可读性很强。

责任编辑：王小平 谢明清

我与小城告别

Wo Yu Xiaocheng Gaoble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字数 253,000 开本 787×1092 毫米 $\frac{1}{32}$ 印张 $13\frac{1}{4}$ 插页 2

1986年2月北京第1版

1986年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16,200

书号 10019·3892 定价 2.15 元

前 言

具有永久性的新意，实在不是我这些文字的美好命运。我盼望的恰恰是：对于这样的故事，一代读者比一代读者感到陈旧、陌生；什么时候，它只有出土文物的价值，再无半点现实意味，才是它最美妙的归宿……

作 者

0010361

— 初访名僧

一九六五年的秋天，同样带给这小城市以湛蓝的天空，南飞的雁阵；同样用老绿间杂着金黄染遍了它所依偎的罗迦山的草木，也涂染了城中许多庭院的蔷薇、紫藤、葡萄……

小小的记者站只有两间陈旧的脊式房子，它的简陋还表现在：室内只有一个古旧的写字台，两把脱了漆的椅子，一个被重要机关淘汰下来的手摇式电话机，一个只能勉强贴墙而立的文件柜。

剩下的，就是专供这里唯一的主人下榻用的竹床了。

省报驻本市记者站用以迎接它新主人的，就是这些。好在前任驻站记者能够俗中持雅，还在窗台下遗下了几盆花，这几盆花就品种上看也足可与君子为匹：两盆兰花中，一盆是蕙兰种的上品——温州素，一盆是建兰种的名品——素心；那一盆仙人掌是名贵的阿根廷种——武藏野；此外还有一盆白芨、一盆含笑。

室外的墙根下，是几丛草本花——西番莲、五色梅、江西腊，都还开着花。

有花遗人，说明原主人走得雅气；进了门就给花浇水，似乎也能证明新主人来得不俗。

——我自嘲地笑了，仿佛已意识到了这种想法有自鸣得意的味道，刚刚上任就犯酸——胡诌起新《陋室铭》来了！嘻嘻嘻……

人实在是世界上最能进行“布朗运动”的角色，不去想这点则已，想起来颇近乎传奇。二十天之前，我这个“人大”新闻系毕业生，还在北京，还在天天追着系总支书记问未来，问命运；仅仅二十天过去，我就象一颗弹丸一样被投出了两千多里路，投到这个在地图上很难找到名字的小城市中了。

我从挎包里掏出了一应证件，其中也包括刚刚从本市公安局领到的户籍卡。这东西虽平凡，但对我这个二十四岁的人来说，也是个新玩艺儿，它象征着我已从两个“母体”——家庭、学校——分离出来，成了一个独立存在的个体。当然，世界上每天都在分离出这样的个体——诸如结束了哺乳期从而开始单独觅食的幼虎，告别母蛙去遨游小溪的蝌蚪，离开小小巢穴而开始搏击长空的雏鹰……

我可能成为什么角色，先不去管它，反正我是一个“个体”了，似乎人间一切不凡人物建勋立业，都是成为“个体”之后的事。为此，我还是很有兴味地摆弄了一番那张户籍卡，单是把我的名字——“郑勘”纳在“户主”的名下，就挺有意思的；在“婚否”一栏里填写的那个“否”字，也是很有魅力的。据某某有名的外国文学家说：当对爱情的向往刚刚以芽体状况萌生于人的心中时，比实际地涉入爱海，更是一种积极振作的力量，也是一种只有在失去之后才倍加珍惜的

玫瑰园。他说的似乎有理……

我能与这小城市结缘，此后注定要在它身边留下一段生活史，追根溯源，则在于我的父母在我刚刚懂事时，向我透露了一个多余的消息——我只是他们的养子，并非生子。听了这个消息，几乎使我一直难过到成了大学生，即懂得了“义务感”这三个字含义的时候。

作为一名始终被父母钟爱的养子，我总要比一般人更多地考虑到父母的晚年照料问题。虽然我的父亲——一位军区副司令员，到拄杖行走的年纪也会有勤务员照料；我的母亲——省教育厅厅长，到晚年也不会需要儿子扶着上街。但作为我本人，必须意识到：绝不能使两位老人哪怕因为一瞬间的孤独而意识到“养子”的那个“养”字毕竟逊于“生”字。何况，由北京那样被许多同学留恋的地方走开，到一个平凡的省报社去，并无违于“共产党员应到最艰苦的地方去”之意。

到省报社报到后，父母却觉得在他们身边工作有些招风。报社领导考虑一番，便把我派到这小城市的记者站来当驻站记者。其实，这个“站”的工作人员只需一个。我来了，就要把原来的那位替走。领导同志如此放心地让我独挑一担，其中包含着对我这个党员的政治信任，当然，也可能是由于我的毕业鉴定中大部分文字都是恭维性的缘故。

两天过去了，因为报社还没有具体下达什么采访任务，给了我一段偷闲的时间，打扫打扫房间，去市区小游一番，并抽暇到市委书记唐勉之那里照个面儿。这种照面儿既是

例行公事，也兼有叙情之意。

关于我的家世，本市几乎只有市委书记唐勉之一个人知道。出于他和我父亲的多年友情，也出于前辈对于晚辈的政治关怀，他几乎象封锁重要消息一样封锁了我是副司令员之子的事。为此，我感激他。

现在，我终于接到了省报领导分派我的第一个采访任务。

采访的对象颇让我吃了一惊——竟然是罗迦寺的主持长老通真！

事情的缘起如下：

五十二岁的禅宗名僧、研经法师通真，在率我国禅宗佛派小组去港澳宣经弘法期间，有三件漂亮事颇具爱国光彩：一，回绝了民族分裂集团的诱惑；二，拒绝为一侵华日酋的死做什么佛事道场；三，与一港僧攀经仅六分钟，就挥手斥去，指出他是借袈裟作障具的假和尚。后经查，那人是个特务……

如此看来，这次采访，以及这篇访问记的写作，总归还是有意义、有价值的。

听到我要去采访通真长老——一位五十余岁的和尚，事前，市委书记唐勉之竟也十分感兴趣，带着他的外甥女兼市委书记办公室秘书佟俭，乘车来到了我这小小的记者站。同来的还有一位名叫杨川生的人，二十六、七岁，穿一身褪色军服，模样颇“凶”。据说他是市公安局内保科科长，唐书记把他介绍给我时，笑着说：

“山上难免有些野兽什么的，为了防止出意外，我特意要川生同志亲自护送你上下山。怎么样，你这个小小记者，可是享受了一级护卫呢！”

年轻、漂亮、精明的女秘书佟俭，大约把给首长帮腔看成了自己的职责内容，她紧接着唐书记的话，笑着说：“由大杨亲自出马去护送谁，这可不是件普通事呢！上一次省里来了个什么什么宗教学家，要见通真，大杨他们局里也只是派了个警察……对吧，大杨？”

杨川生是个赳赳武夫式的人物，有些傲气，大约是对我这样的书生不甚感兴趣的缘故，眉头子皱着，把头扭向一边吸着烟。听到女秘书佟俭问他话，才勉强说了一句：

“唐书记亲自点的我嘛，没话说。警卫员到什么时候也是警卫员……”

唐书记又指了指佟俭，对我说：

“我这个秘书也借给你用几天……”

接着，唐书记又笑了起来，补充说：“我这也是成人之美呀！平日小佟、大杨都很忙，难得有个在一起游山逛水的时间，这次也是个机会……”

大杨、佟俭都红了脸，佟俭撒娇似地对唐书记说：

“工作就是工作，什么游山逛水呀！您要那么想，就换人吧！”

我明白了这两个年轻人之间的关系。

我心里却不解，唐书记何以要对我这次上山如此重视，乃至派了一个保镖、一个女秘书。莫非真是觉得我这个副

司令员儿子的“玉体”应当格外珍惜吗？似乎又不是。前几天我到市委大院的食堂去吃饭，为了贪吃清炖鲥鱼，误入了“小饭厅”——市级干部专用饭厅，硬是叫唐书记瞪了几眼赶了出来，回到了那一间很大的工作人员食堂。

唐书记，四十八、九岁，上身穿着纺绸衫，下身穿着绿军裤，头发还是不短的，近乎“背头”式。这一切，鲜明地显示着知识分子气度，但据说偏偏时时握着一把很破旧的芭蕉扇，不管天气热不热，也在扇着，大约是把它当成诸葛亮羽扇式的道具了吧？

据闻，唐书记参加革命前曾读到大学一年级。接触地下党后，先搞学运，后因身分暴露被输送到部队。解放本市时，就是他作为副师长指挥部队围的城，且又作为我方首席代表和国民党伪市长温克隆进行谈判，从而使本市获得和平解放的。

我观察着他，发现他在自负中隐着一种潜意识：竭力要把一些带有知识分子气的语言变成俗语、大众语乃至村言俚语，仿佛这才是一个革命者有水平的体现。

“那个老和尚对我有意见哟……”唐书记慢慢向正题过渡，“兴许见了你会发一阵牢骚的；前些时候，还到什么省宗教协会告了我一状……。可他呀，只想到他的如来佛，就没想到我这个市委书记的角色怎么扮才是合适的！委屈了他的佛门弟子，固然不十分妥；要是往另一方扇巴掌呢，那可就是吃不了兜着走的事了……你见了他，也顺便开导开导他……”

我被弄糊涂了，不明白是怎么回事。

女秘书佟俭，大约觉得首长的职责只是明晓暗喻什么“精神”，而她的职责则是把首长提示的什么精神解释具体。

“是这么回事，”她笑着说，“两个月前，闹了一场乱子，说起来也无非是芝麻大的一点事：有个叫卢二发的小伙子……”

我听清了事情的大概：有个二十岁的青年叫卢二发，大约完全是出于恶作剧的目的，将一个下山化缘的年轻和尚捉弄一番。先是将一个未啃净的猪肘塞进这年轻和尚的化缘袋子里，遭到这年轻和尚的斥责。卢二发骂出了一些凌辱性的话，这年轻和尚由于道行浅，动了怒，要扭扯卢二发到派出所去；卢二发一赌气，竟朝年轻和尚的秃头上拍了一砖头，继之跑掉了。这年轻和尚拖着满头满脸的血，回寺后跪倒在师父通真面前。当时正有日本佛教代表团人士在寺参观，不禁表示惊愕。通真一面为弟子说“隐忍”之法，一面请寺里的国家工作人员——园务主任——下山到市公安局反映情况。

听到这里，我那一点有限的佛学知识告诉我：在僧人看来这绝不是一件小事。因为《大正藏》所录的僧寺戒条中，是把“血污净土”视为最大的亵佛行为之一的。果然，日本佛教代表团到省城后，将此事透露给省宗教协会，这个协会又通过省公安厅向本市查讯此事，并说此事弄不好会有国际影响。事情闹到这种地步，唐书记也不得不过问了。

“这个卢二发呀，真正也是个混帐小子！”唐书记接过了

佟俭的话，“他就是不给你作脸！这嘎小子哟……”

听那口气，唐书记象是在谈一个很熟识、颇为宠爱的孩子。

“这事真也叫唐书记为了难。唉，这个卢二发总是让唐书记操心！”佟俭继续介绍着那件事，“不处理吧，偏偏这事又叫日本人看见了，弄不好，他们会把风儿散到国外去；处理吧，卢二发的父亲——卢老汉是唐书记辛辛苦苦培养了多年的忆苦典型，新近又把他的家史编印了小册子，发到了全市各个单位。培养这么个活教材，是容易的？能随随便便往他脸上抹黑吗？其实唐书记也没饶了卢二发这糊涂东西，是狠狠地骂了他半个多钟头的。我在场，完全可以作证……”

我要听的是怎样处理卢二发的，因为就是从佟俭刚才那打着折扣的介绍中，我也能模模糊糊猜测出这卢二发是个小泼皮。

佟俭讲的虽然含蓄、委婉，但我还是听出了处理过程的大概：唐书记亲自去见了通真，讲了一番安慰性的话。继之，又启发一番他的爱国主义觉悟，并指出宗教界人士也应当把要求进步、不断改造思想、加强党的观念当成自己的任务，凡能增加国家荣誉的事要多做……。说完，唐书记借故要到四下看看，走了出去，留下了秘书佟俭。佟俭笑着对通真说：“您看，我们打算在市日报上发一份含蓄性的文章，主要是谈市领导对宗教界人士的尊重、关怀，有误会及时消除。例如前时那场误会，本是一个青年无意失手，伤了过路

的僧人，为此市委书记还亲临寺里慰问……”

通真强笑不语，事后照例向省宗教协会禀明真相。

“这实际上是告我哟！”唐书记大度地笑了笑，对我说，“告就告吧！我这个当市委书记的水平再低，也还是在党性上启了蒙的呀！什么事都能抹稀泥，唯独‘站在什么立场说话’、‘为谁说话’这两条真经可不能犯含糊。这个老通真哟，说聪明也聪明，说糊涂也糊涂！他话里话外总是点那个卢二发是个什么‘孽障’，就象我看不出这小子不是东西似的！可他就没想想站在我这个市委书记的角度应当怎样给卢二发这样的人归类。卢二发有那样的好根子，本人又连半句反党的话也不会说，总还得归到‘亲戚’这一边呀！”

佟俭看了看表，大约是觉得时间已经不早，该把主题性的话风示出来了。她朝唐书记、杨川生转了转眼珠，又转脸笑着对我说：

“前时那事本也过去了，没什么发展。没想到通真这一次成了大名人，省里都很重视。说来说去他还是本市人，唐书记也很想树一树他这个爱国人士的形象，就怕他自己反倒不珍惜自己的形象，说不到正格的话上去……”

至此，我才有些醒悟：唐书记是担心通真接受采访时因为某种情绪未消而有刺时政，当然，也含有对我这个涉世较浅的书生不放心——生怕我那篇文章写得有失规范——的因素。

我身为共产党员，在唐书记和通真长老之间定亲疏，这本是无需多嘱的事。

第二天上午，我在杨川生、佟俭的陪同下，开始登罗迦山了。

我虽非本市人，但此前也曾来过本市，造访过罗迦山、罗迦寺。那时我虽然身为普通游客，但新闻系大学生的职业神经还是使我比一般人看得认真些，询问的兴趣也浓厚些。因此，今日登山，我已不是好奇者了。

罗迦山比邻着这座小城市，颇也不低，约在两千公尺左右。禅宗佛派的千年名寺——罗迦寺，就坐落在山顶。

山下有个小小的湖泊，名曰“孽海”，湖上有个不足二尺宽的木板桥，名曰“慈航”。木板桥大约有一百米长，每一端各有一个小亭。起点这一端的那个亭子叫作“望佛亭”，山脚那个亭子叫作“半禅亭”。就是说，到罗迦山朝佛的人，只要渡过孽海湖，走完慈航桥，来到这个亭子，就几乎是半个和尚了。

罗迦山是以此寺第一任祖师罗迦长老的法号得名的，据说他是南宗佛派——禅宗——第一主慧能的弟子之一。如今，他的灵魂已安息在半禅亭畔的灵骨塔中。至于罗迦寺的现任主持僧通真，已是罗迦祖师的二十一世衣钵弟子了。

山顶的罗迦寺，和中国数不清的平凡寺宇比较起来，确实是规模宏阔、外观辉煌的。这里不仅有一般佛寺所必有的大雄宝殿、罗汉堂、长老堂，有供和尚食宿的膳廂、榻廂，还有一个只有名寺才有的、规模很大的藏经阁。阁中，浩繁佛典存放在一个一个乌木柜中；只有禅宗正典——《坛经》，刻

写在几面墙的镶石上。这确实是诸多佛经中一部最超脱、最清玄、最能摒弃迷信色彩而注重弘法扬道的经典。更使人惊愕的是：它似乎也不相信什么生死轮回、因果报应，不要求弟子们修什么虚无的“来世”，而主张修“现世”。而苦修的方法也不是指什么读诵浩繁佛经、对佛进行繁琐供奉，而主要是指打坐、入定。所谓有无佛性，就是指一个和尚有无“禅定功夫”，能否在禅定中达到“无我”境界。

为此，禅宗佛派的弟子们常常自负于唯本宗是佛家上乘，对别的佛派——例如密宗、净土宗——很有些看不起，心里甚而认为他们是未通佛性的俗男女。

作为一寺主持的通真长老，那种傲然气度无疑是最突出的。他是名僧，也是本寺数十名“僧众”中唯一将藏经阁中的经卷统统翻阅过的人，这种傲然神态也就来了。不过，佛家的“傲”与世俗者的“傲”不同，佛家讲的是四大皆空、六根清静，连傲态、傲心也被视为尘欲未净的体现，因此，通真长老的傲然之情从不体现于矜持，而是隐傲然于装憨作痴、笑咪咪之中。

——这些，都是残存在我脑中有关罗迦寺、有关通真长老的记忆了。

今天上山，我已非普通游客，而是有使命在身的记者，且又有本市最高领导者派下的随行人员，心中的滋味自然与往昔不同。这其中有自负，有快慰，但更主要的还是兴奋——因为我今天是“因公访僧”，向那位通真长老提多少问题，他也不会拒绝。打开一个和尚的口，对我来说也算是

打开一个陌生世界的门，增一点知识，往往是幸福的事。

山上没有石栈道，只有人们的脚踩出的尚不清晰的路。我既然已经知道了这两位陪同者之间的关系，就要识趣，不是比他们走得快些，就是比他们走得慢些，尽量使他们二位有个并肩前进的机会。

杨川生似乎体察了我的好意，对我也逐渐显示了热情，他自己吸烟的时候，只要离我较近，也不吝丢给我一支，可他的眉头始终没有彻底舒展。我慢慢察觉了：这可能是他一贯性的神情，很难改的。

佟俭好象不愿抛下我而和杨川生说什么体己话，倒象是有什么话要向我说明白。我走快了，她就笑着招呼杨川生：“大杨，把你在部队时的爬山本领发挥发挥，让我见识见识。”我故意落了后，她也往往装作对什么野花野草感兴趣起来，俯下身去看。

几番之后，我便不再死心眼，索性跟他们“混合编队”了，而且，也大胆地观察起这位几乎与我同龄的异性。真是不看则已，一看就有某种意识产生——我突然觉得她和杨川生组合到一起实在是不可思议的，这简直是两株远缘植物。

她显然象是故意似的偏偏也穿一身褪色——洗得近于发白——的军服，把两条小辫也弄得很平凡，借助这一切来显示她的思想境界是超乎一般学生姑娘的，但还是没有忘记使粉红色的衬衣微露出一厘米左右的领子，身上散发出的雪花膏气味似乎比一般姑娘还要浓。那双朱红耀眼的女

式皮鞋一看便知是进口的，质地和价格都是一般姑娘不敢问津的。

“我父亲曾应邀去你们人大讲过课……”这姑娘和我并排走时，首先透露了这样的情况，神气当然是自得的。

我问：“你父亲是……？”

“佟秉洵！搞古典文学评论的。”

我一惊，原来这位穿一身褪色军服的姑娘竟是当代赫赫文士的千金呀！据我所知，这位佟秉洵今年在四十八、九岁左右，学术研究十分活跃，由于致力于用新观点重评文学史上许多已有定评的作家、作品，已成为四十余岁知识分子中罕见的一级教授，并被列为“我们无产阶级自己培养的专家、学者”之列。他在本市市郊的省立同源大学任教，但要分出相当多的时间去全国一些高等院校讲学。

“其实，嘻嘻……”佟俭笑着揭示了另一个谜底，“我也是本届大学毕业生。不过比你分配得早些，三个半月以前来到了本市委……”

“哪个学校的？”

“同源的。”

“学什么专业的？”

“档案系。”

据我所知，这是个门槛很高的专业。单是她能考取这样的系，就使我表示了小小的崇敬。

她也为此而有一阵傲然之情，但接着又有些自嘲地笑着说：“不过，实在没有学到什么东西。六一年入学，正赶